

寂寞秋桐

——章士钊别传

一位底蕴深厚而又鲜为人知的历史人物



陈书良 著

一本韵味无穷而又大气磅礴的文学传记

长春出版社

陈书良 著

寂寞秋桐

章士钊别传

长春出版社

(吉)新登字 10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寂寞秋桐:章士钊别传/陈书良著. —长春:长春出版社,
1999.8

ISBN 7-80604-871-5

I. 寂... II. 陈... III. 章士钊 - 生平事迹 IV. K825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1999)第 48135 号

责任编辑:张樱 杜菲 封面设计:罗丹

长春出版社出版
(长春市建设街 43 号)
(邮编 130061 电话 8569938)

长春市第九印刷厂印刷
新华书店经销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7.125 印张 2 插页 172 千字

1999 年 8 月第 1 版 199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7 180 册 定价:12.80 元

目 录

引言 青桐、秋桐、孤桐	(1)
第1章 游侠少年	(5)
一 弄潮儿向涛头立	(5)
二 孙逸仙默认“孙中山”	(11)
三 江山与美人	(15)
四 金谷香枪击案	(22)
第2章 风流欧亚	(30)
一 章太炎“赔了夫人又折兵”	(30)
二 鱼脱金钩	(37)
三 老虎报	(45)
四 讨袁声急鞍马匆	(56)
五 威尔斯别墅	(64)
第3章 老虎总长	(71)
一 章老虎与落水狗	(71)
二 “老章又反叛了”	(82)
第4章 律师生涯	(91)
一 为陈独秀出庭辩护	(91)
二 章含之：一个哀艳的爱情故事	(104)
第5章 重庆时代	(110)

一	又是一个肥皂泡	(110)
二	三十六计走为上策	(118)
三	奔走谋和	(126)
第6章	文史馆长	(137)
一	寻踪三格格	(137)
二	周恩来赠房	(148)
三	毛泽东还债	(152)
第7章	“文革”风云	(167)
一	上 书	(167)
二	出版《柳文指要》	(181)
第8章	星殒香江	(192)
一	神秘的信使	(192)
二	出师未捷身先死	(203)
附 录		(210)
	章士钊为陈独秀辩护状	(210)
	章士钊生平简表	(219)

引言 青桐、秋桐、孤桐

章士钊身披白夏布长衫在庭院徘徊。

这是一座在 19 世纪末的长沙东乡和佳冲略显丰裕的农家院落，当地人称“章家老屋”。正中一排堂屋和卧室，泥砖青瓦，两厢则是泥砖茅顶的杂屋房，整个建筑成门形，中间是庭院，屋外是低矮的黄土围墙，绕墙栽满翠竹。因章家老屋的地势较高，站在庭院门口，可以看得到一里以远的浏阳河。

民谣说：“浏阳河，弯过了九道湾，五十里水路到湘江。”波光粼粼的浏阳河，蜿蜒曲折，在长沙的东北面拐了一个大弯，汇入波涛滚滚的湘江。浏阳河的西岸，就是楼宇鳞次栉比的古城长沙；它的东岸，俗称长沙东乡。这是一片秀丽的鱼米之乡。河汊纵横，鸢飞鱼跃。春天的早晨，飘逸着稻花的芳香；秋天的夜晚，鸣响着醉人的蛙鼓。这里与株洲、湘潭毗邻，与长沙隔河相望，坐轿子只要一个时辰，就可以到达长沙最热闹的八角亭，既能通省垣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的信息，又保持了乡村的宁静安谧。在 19、20 世纪之交，老百姓传说，领玉皇大帝钧旨，很多星宿都投生于长沙这方圆百里之地，故而真正称得上人杰地灵。政治家如黄兴、毛泽东、刘少奇、任弼时、徐特立、何叔衡、李富春、柳直荀、郭亮、蔡和森、罗学瓚，龙虎风云，扭转乾坤；军界人

士如彭德怀、左权、黄公略、肖劲光、杨得志、张辉瓒、叶开鑫、鲁涤平，将星闪烁，凛凛生威；如果还要列出学界百工技艺的人材，如王闿运、王先谦、叶德辉、齐白石、田汉诸人，则将是一个长长的名单了……

不过，现在是 1901 年的初春，和佳冲的景象却多少有点肃杀萧瑟。士钊环顾着略显破败的家园，又想起了逝去的母亲。

章家是一个清寒的耕读之家。父亲章锦曾在乡为里正，后业中医，常给四乡出诊，几天不回家。他给孩子取名士钊，字行严，就充满了书卷气。母亲章刘氏，身体孱弱，十分贤淑。士钊自幼随兄士瑛读私塾，13 岁时，他随父母到长沙走亲戚，在南阳街书肆买到一部《柳宗元文集》，开卷浏览，就喜不自禁。柳宗元是唐宋八大家之一，文章雄深雅健，尤其是其政论文，凌厉峭折，析理入微。士钊深深为之吸引，并从此攻研柳文，到暮年还写成洋洋百万字的《柳文指要》。母亲去世后，为生计所迫，士钊 16 岁时遂到一亲戚家做“童子师”。这种职业是读书人的末路，郑板桥曾形容为“半饥半饱清闲客，无锁无枷自在囚”，故而士钊感到壮志难酬，郁郁不乐。精神既受压抑，生活又较清苦，少年的士钊经常低热、咯血。

初春的阳光苍白无力，软软地洒在士钊的长衫上。他身材比较单薄，但圆盘脸上双目熠熠生辉，尤其是额头宽阔方正，令人见之有才华横溢之感。沉浸在家世衰落的悲哀和进身无阶的苦闷之中，20 岁的青年似乎不堪重负，就连这闲庭信步也略显步履沉重。

自古以来，大自然总是以其特有的方式、高妙的内蕴抚

引言 青桐、秋桐、孤桐

慰着受伤的灵魂。士钊觉得只有恬静的田园才是自己的知己。大概章锦以中医为业，所以在庭院里种植了一些薄荷、三七、车前之类的草药。庭院里还有两棵梧桐，东墙是棵老桐，叶重影浓，森然气古。西墙是棵幼桐，皮青干直，油然挺立。课读之余，章士钊早上在梧桐下，沐浴着晨风诵读诗书；晚上徘徊庭院，踏着布满桐影的月光。他觉得自己和那棵幼桐精神上有相通之处。就在此刻，幼桐的新绿仿佛流动着，照得他双眸清亮，他感受着它们溢放出的蓬勃的生机，他似乎听到了大自然的心脏在搏动着浓浓的热血。他很喜爱唐代诗人白居易“一颗青桐子”的诗句，就自号为青桐子。后来他在上海《苏报》、《国民日报》上发表诗歌杂文，笔名就用青桐。再以后，在一次暴风雨中，故园的那棵老桐被雷震死，士钊这时参加民主革命，遭遇低潮，黯然有秋意，感于诗人“秋雨梧桐”之思，就改名秋桐。再以后，他诵读白居易《孤桐》诗：

直从萌芽拔，高见毫末始。

四面无附枝，中心有通理。

寄言立身者，孤直当如此。

再三吟咏，抛书仰天长叹：“孤桐孤桐，人生如尔！尚复何恨？愚其皈依此君，以没吾世焉！”就改号为孤桐。章士钊一生跨越了中国近代现代史上三个时代，经历丰富。世人多以为他行事矛盾，甚至怪僻：他鼓吹过旧民主主义革命，策划过暗杀清廷要员的活动，后又转而提倡苦读救国，拒不参加任何革命组织。他赞成资产阶级代议制，又宣传基尔特社会主义。他接近过袁世凯，又参加了反袁、讨袁斗争。后来

投靠段祺瑞，推行复古倒退政策，但又设法营救共产党人李大钊。他当过北洋军阀政府的司法总长、教育总长，又当过新中国的中央文史馆长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。他不顾时代潮流，反对白话文，终生坚持文言文写作。在文革中，他不计个人安危，上书毛主席，希望不要打倒刘少奇……其实，按中国传统士大夫的眼光看来，“天马行空，独往独来”是一种精神境界，章士钊真正够得上是“特立独行”之士。无疑，章家老屋庭院中挺立的孤桐陶冶了他的性格。当然，这是后话了。

“行严，外面风大，小心着了凉。”一声温情的呼唤使士钊从沉思中惊醒。大姐从堂屋出来，递给他一杯热茶。因攻读生涯负担过重，士钊咯血症缠绵未愈，父亲章锦忙于行医，养家糊口，隔三间五地外出，无暇顾及，大姐感到很忧虑，劝他放弃课业，远游以调节身心。然而，神州茫茫，飘零何处呢？大姐和他心中都没个数。

士钊呷了一口茶，将茶杯随手放在石凳上，对大姐说：“听人说，大学者、宁乡程颂万受到张之洞嘉赏，委任为武昌自强学堂监督。程颂万素以爱惜人才著称，我想就去武昌投考自强学堂。”

“我想，也只好这样了。”大姐轻轻地叹了一口气。

北方的天空阴云黯黯，天之远方就是武昌了。那里什么在等待着这位英俊少年呢？四周一片岑寂，只有梧桐的枝叶在料峭的春风中喁喁低语，似乎为士钊的命运而絮叨。

第1章 游侠少年

一 弄潮儿向涛头立

1901年秋，士钊一路颠沛，到达九省通衢的武昌，不料程颂万空负盛名，却辞以考期已过，不收新生。“行路难，行路难！多歧路，今安在？”好不容易走出了长沙东乡，士钊不愿走回头路，于是只好找到两湖书院，混住在同乡处。

早春的一天，久雨放晴，东湖波光潋滟。两湖书院的学生都三五结伴，嬉游踏青。士钊与汤增璧等湖南学生一路吟诗作对，倒也快活。在曲栏旁边，遇到了另外几位老乡，谈到做对联，其中一位穿士林兰西服的同学对汤增璧说：“我赠你一联，你们看如何？”随口吟道：

立节可为千载道

成文自足一家言

同学都纷纷叫好。这时士钊对诗词一道，非常感兴趣，就趋前请教。原来此人叫黄兴，字廛午，也是长沙人。当时黄兴大士钊7岁，身材高大，西服翩翩，在长衫学子中非常



章士钊（青年时代）

显眼，兼之黄兴议论风生，势如奔马，士钊觉得他很有吸引力。他们谈论的话题是反满革命，寻求富国强兵之策。

当时湖南青年学子大多以从戎救国为出路，士钊遂于1902年春东下南京投考陆师学堂学习军事。陆师学堂总办俞明震是位多才多艺的学者，满怀“揽天下英才而教之”的志向。那年考试作文题是“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”，士钊笔走龙蛇，以一小时作数千字交头卷，旨趣高远，辞章斐然。俞

第1章 游侠少年

明震阅卷时拍案惊奇，大为赞赏，将士钊取录为陆师学生。

这是一个中国大地无处可以安放一张平静的书桌的时代。多么令人悲愤、令人诅咒、令人耻辱啊！鸦片战争以后，爆发了太平天国起义，变革与反变革的两大阵营经过血与火的激烈斗争，力图阻止变革的一面居然占了上风，中国更加黑暗，更加积贫积弱。这时候，虎视眈眈的列强的魔爪伸向了中国，天津条约、北京条约使得中国在英、法、俄、美面前抬不起头来；接着与东邻岛国的较量，又兵败将逃，舰毁人亡，邸报飞传，朝野惊恐！一个面积不及中国三十分之一，人口不及中国十分之一的岛国，竟然将汉唐威仪康乾盛世的光环剥离得七零八碎，将一个泱泱大国打得脾气全无。然而，灾祸不止于此，耻辱不止于此。1900年，也就在士钊进入陆师学堂的前两年，英、俄、德、日等八个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军联合侵入我国，铁蹄所踏，一片颓垣废址。1901年9月7日，清政府与有关的帝国主义各国签订了空前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——《辛丑条约》，条约规定，中国向11个侵略国家赔款白银四亿五千万两，分39年还清。有着五千年悠久文化、几百年间雄踞世界之首的华夏古国蒙受了罕见的奇耻大辱。当时《湖北学生界》大声疾呼：“今日之中国，非世界竞争风潮最激烈之漩涡哉？俄虎、德法貔、美狼、日豺眈眈逐逐，露爪张牙，环视于四千余年之病狮之傍。”分割之惨，灭亡之祸，悬于眉睫！更令人不能容忍的是，沙俄并不满足，妄图进一步永久霸占我国东三省，实现其建立“黄俄罗斯”的野心。于是，它增兵南侵，并突然向清政府提出了罪恶的“七项要求”，表示要“保持在满州独占势力之决心”。清廷震惊了！整个中国震惊了！“拒俄运动”爆发了！各省学生纷纷起来响应，有的演说游行，有的

散发传单，有的组织拒俄义勇队，准备抗击敢于入侵之敌。南京陆师学生也卷入了这个风潮。

一天清晨，南京码头。三十多名陆师学生身着长衫或西装，人人都拿着被包，神情悲愤凝重，正在集合，准备登船。章士钊跃身站在趸船的锚柱上，大声说：“同学们，清政府腐败无能，沙俄侵略日甚一日，我们学生岂有袖手旁观之理！怎么办？道路只有一条，那就是废学救国！”他双手挥舞：“废学救国！国之不存，要学何用？”

“废学救国！坚决退学！”三十多个学生一齐呐喊。

章士钊说：“我们到上海去，去找蔡元培、章太炎先生，加入他们组织的爱国学社，要他们带我们革命！”

章士钊是陆师品学兼优的学生领袖，“废学救国”的鼓吹使青年学子热血沸腾。总办俞明震感到十分惋惜，这三十多名学生都是陆师学堂的精华啊！他派校役送信到码头，章士钊等人不听劝止。这些热血青年伫立船头，直下上海，大有呼啸风云、气吞长江的气概。

1903年的上海，不仅是东南的繁华都市，而且也成为了拒俄爱国运动的中心。凉爽的海风夹着清新的政治空气，使青年学子精神为之一振。蔡元培、章太炎均为全国闻名的大学者，登高一呼，应者云集。章士钊他们在这里一边上学，一边进行军事操练，准备将来为国效力。因士钊在陆师是优等生，遂被聘为军事教习。

每逢上操，士钊登坛指挥，景象是严肃认真而又千奇百怪的。学社领导人不拘尊卑长幼，和学生一起摸爬滚打。章太炎早在三年前唐才常召开的张园国会上就剪辫绝清，他的操练动作缩手缩脚，总不舒展。文质彬彬的蔡元培身为学长，这时也顾不得“学者仪容”了，剪去头上的辫子，脱下

第1章 游侠少年

长衫，穿上操衣，与同学们一起接受军训。至于学社另一发起人秦力山，则历来混迹绿林，与义和拳交往甚密，在学社中更是推波助澜。士钊除指挥操练、参加学习外，还常写一些杂评向《苏报》投稿，鼓吹革命。就在这时，他与章太炎、邹容、张继成了莫逆之交。

章太炎是个绝对的天才人物。他是浙江余杭人，名炳麟，号太炎，自幼熟读经史，文史金石天文地理无所不精。1895年《马关条约》签订后，他痛感民族危机深重，开始参加维新运动，加入强学会。1897年任《时务报》撰述，戊戌政变后遭通缉，逃亡台湾。1899年东渡日本，结识孙中山。同年9月返回上海，任《东南日报》编辑。1900年7月在上海愚园南新厅，当着沪上名流宣言排满，剪掉辫子，脱去“戎狄之服”，换上“欧罗巴衣笠”。1902年又到日本发起支那亡国242周年纪念会。这时他刚从日本回国，在爱国学社教国文。他年纪只三十五六岁，不衫不履，头发蓬乱，持论怪僻，行动诡诞，人们称之为“章疯子”。有人问：“先生的学问是经学第一，还是史学第一？”太炎笑答：“都不是，我是医学第一。”原来他除了经史著作甚多外，还著有《猝病新论》、《霍乱论》，此言听似轻狂，实则也不算吹牛。他丧妻谋续，别人请问他的条件，太炎认真地回答：“人之娶妻当饭吃，我之娶妻当药用。两湖人甚佳，安徽次之，最不适合者为北方女子，广东女子言语不通，如外国人，那是最不敢当的。”闻者无不笑倒。他虽是国文教师，但对章士钊等很器重，以朋友相待，并不摆“教师爷”的架子。

邹容是四川巴县人，其时才19岁，刚从日本留学归来，瘦瘦精精的，一双剑眉下目光如炬，西装革履，风华正茂。他才思敏捷，笔下来得很快。

张继是河北沧县人，初名溥，字溥泉，小士钊一岁。他和邹容一起刚从日本归来，较之邹容，他显得更善于社会应对，有处理行政事务的才干，平日除了应付日常功课外，就整日忙进忙出，和几个同道筹办报纸。

旧时上海滩是酒楼林立的，小酒馆则随处可见。这里有淳绵悠远的陈年花雕，还有悱恻动人的评弹小唱，一碟油泵花生米，两碟小菜，才两三角钱。一天，士钊和章太炎、邹容、张继一起在南市老宝和酒馆喝酒。酒馆有一副木刻髹金楹联：“浩歌转觉乾坤小，酣饮方知日月长”，哥四个从内容到书法，评头品足了一番。

章太炎两杯花雕下肚，就说：“大凡非常的议论，不是神经病的人，断不能想，是能想亦不敢说。遇着艰难困苦的时候，不是神经病的人，断不能百折不回，孤行己意。所以古来有大学问成大事业的人，必得有神经病。”

士钊等听了，都点头赞同。

章太炎将破帽往桌上一摔，接着说：“兄弟看来，不怕有神经病，只怕富贵利禄当面现前的时候，那神经病立刻好了，这才是要不得呢！”四人又是一阵哄笑。

四人论文议政，在酒酣耳热之际，太炎说道：“我等四人既努力国事，意气相投，何不结为异姓兄弟，同甘共苦，不知诸君意下如何？”

士钊等欣然同意。于是嘱店家买来香烛，就摆在酒桌上，四人写了谱牒，相互交换了，然后向南窗默祷，一拜而定。太炎年最长为兄，以下依次是士钊、张继、邹容。

那时，邹容少年英俊，下笔千言，撰成《革命军》，请章太炎作序，因士钊书法颇佳，就为之题签。《革命军》出版后，一纸风行，社会倾动，邹容气势更加凌厉。一天四人

第1章 游侠少年

夜饮，邹容借着酒气，对士钊说：“大哥鼓吹革命有《驳康有为书》，我作《革命军》，三哥写了《无政府主义》，二哥准备作什么呢？”

士钊极为尴尬，无辞以对。

二 孙逸仙默认“孙中山”

王慕陶先生和士钊、邹容隔着茶几坐在沙发上。

上海的盛夏，下午热得烦人。他们不停地摇着扇子，喝着茶水，在谈话。

王慕陶是留日学生出身，见识通达。他们从时局谈到人物，又议论起英雄造时势、抑或时势造英雄的老话题。“行严兄，你和黄兴、杨度都是一个地方人吧？何造物于长沙如此之厚呢？”慕陶向天吐了一口烟圈，袅袅的轻烟好像一个个问号。

这一问使士钊大为得意：“敝乡物产贫乏，比不上诸位的贵邑仙乡，但就是出人才！尤其是满清以来，才学俱秀之士是层出不穷的。”

邹容少年英锐，眼界素来很高：“人才每个省都有，湖南有没有出大英雄呢？”他又补了一句：“朱元璋之类。”

王慕陶递给邹容一支烟：“要说是朱元璋之类的大英雄，我倒认识一位，不过不是湖南人。”

士钊似乎被慕陶的话所激惹，先且不问慕陶所指何人，径直说：“黄克强学贯中西，待人宽厚，号召力强，英雄豪杰都乐与从游，现从日本刚回国，正在主办拒俄义勇队，他可算现代朱元璋？”

慕陶说：“黄克强志向恢宏，领袖群伦，但可惜缺乏武

略，难成功业。”

士钊又说道：“有一人可算得上大英雄。邵阳蔡松坡文武备足，早年长沙时务学堂毕业，后留日，回国又举行自立军起义，现创编《游学译编》，此人如何？”

慕陶轻轻叹了一口气：“蔡松坡是帅才，百战奇谋，攻城略地，将来图貌会上凌烟阁的。”

士钊一听急了，抢着说：“那么，还有浏阳焦达峰、陈作新，有手段，有人马，现在搞哥老会，正热热闹闹……”

慕陶见士钊气急败坏的样子，摇头笑道：“焦达峰、陈作新不过朱家、郭解之流，愈益等而下之了。”

听慕陶如此说，士钊、邹容不禁一齐问道：“倒要请教王兄，当今的大英雄是谁呢？”

慕陶见问，理了理衣襟，清了清喉咙，说：“非孙逸仙莫属。孙逸仙诞生于广东香山县的翠亨渔村，先后在檀香山、广州、香港求学，早岁曾北上天津，上书李鸿章，要求变法自强。后来在檀香山、香港组织兴中会，提出的口号响亮得很：驱除鞑虏，恢复中华，建立民国，平均地权！”

邹容不以为然，说：“我听人说起过孙逸仙，是个江洋大盗罢了。”

慕陶正色说道：“大错特错！两位有所不知，中国革命即为孙逸仙，孙逸仙即为中国革命。孙逸仙兼有西方科学技术的教养和中国的传统学养，他周游寰宇，是一个世界性的名人。他能够发挥出一种强烈的个人吸引力，他的风度仪表散发出真挚诚恳和献身精神，似乎具备一种众望所归的做领袖的特殊品质。”

慕陶介绍，孙逸仙组织兴中会，尝试在广州组织革命暴动，失败后，他只身漂泊三大洲。中国驻伦敦公使馆将他绑